

他在首都机场引爆土炸弹

自称被打成残疾,曾多次上访,首都机场已提高安检级别

□本报综合新华社、《北京晚报》报道

21日,首都机场3个航站楼已经启动了防爆安检预案,严格查处携带、藏匿危险品和违禁品等行为,机场的安检部门也提高了安检级别。20日18时24分,一名山东籍残疾男子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到达大厅B出口外,引爆自制爆炸装置,造成本人严重受伤。该男子名叫冀中星,来自山东菏泽。他自认为遭到不公正对待,上访多年未果。



冀中星手持装有土炸弹的塑料袋

现场 爆炸声震耳欲聋 航站楼内浓烟笼罩

“当时只听见一声巨响,随后整个大厅内浓烟缭绕,很多人叫喊着‘快跑,有炸弹!’”据目击者何先生描述,当时他在首都机场航站楼到达大厅B出口看到,一名男子坐在轮椅上,手里拿着一个白色塑料袋,精神恍惚,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,但一直没有人理他,直到他把炸弹外面包着的白色塑料袋打开后,周围的人才发觉不对劲,赶紧报警。随后,有警察匆匆赶过来,说了不到两句话炸弹就被引爆

了。“声音震耳欲聋,有明显的爆炸火光,到处是浓烈的火药味儿,现场顿时被浓烟笼罩。”何先生说。

“那个男的多次喊着‘躲远点儿,我有炸弹’。”爆炸现场附近一家商铺的店员称,事发前一个小时,她看到这名坐轮椅的男子不断地从包里掏出传单,试图向过往的旅客散发,但被出站口附近的安保人员阻止。随后,该男子手持白色塑料袋高喊,“我有事儿说,躲远点儿,我有炸弹”。



医务人员在现场展开急救

伤情 残疾男子和警察被炸伤

据警方透露,引爆炸弹的男子名叫冀中星,汉族,34岁,山东菏泽人,小学文化。当时该男子拿着白色塑料袋叫嚷,并在现场发传单。当民警与其交谈时,他引爆了白色塑料袋中的土炸弹。

事发后,冀中星被送往积水潭医院救治。在医院急诊室内,冀中星

独自一人平躺在床上,没有家属陪伴。他神志清醒,周围有三四名警察不时与其交谈。医生说,“送到医院时,冀中星左手被炸得血肉模糊”,经初步检查,他的左臂断裂,伤势较重,需要做截肢手术,但并无生命危险。另有一名民警在爆炸中受轻微伤。

安保 首都机场已启动防爆安检预案

20日20时许,事发现场的警戒线全部撤除,现场恢复正常。

21日,记者从首都机场警方获悉,首都机场3个航站楼已经启动了防爆安检预案,在出发大厅、到达大厅等处派特警携警犬巡逻防爆,严格查处携带、藏匿危险品和违禁品等行为;机场的安检部门也提高了安检级别,但对旅客的出行没有产生影响,并未出现旅客因安检加强而滞留的情况。

民警在爆炸现场调查(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网)



最新进展

东莞公安部门昨日表态 将重新调查冀中星被打致残事件

□据《羊城晚报》

21日,东莞公安局负责人表示,他们将对冀中星被打致残一事重新展开调查。此外,东莞市有关部门20日深夜发布了有关报告,称冀中星及其家人曾多次上访,并接受过厚街镇公安分局的10万元救助款。

东莞市有关部门发布的报告显示,2007年1月31日,冀中星以被打致残为由向东莞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,要求新塘村村委会赔偿33万余元。

2007年7月和2008年1月,东莞市的两级法院先后审理了此案,对冀中星要求赔偿的主张不予支持。

2009年9月,冀中星进京上访。2010年3月30日,厚街镇公安分局救助冀中星10万元。今年7月17日,东莞市信访局第三次收到国家信访局转来的冀中星的投诉信。

21日上午,记者联系到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。一位负责人表示,目前东莞市公安局已经成立了调查组,将对冀中星所称的被东莞治安员打残之事进行调查。

声音

政府部门须反思

□据《新京报》

厦门公交爆炸案的伤痕尚未痊愈,首都机场内又腾起了浓烟,两起案件的肇事者都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。社会学者表示,在谴责这些不理智行为的同时,也要思考政府部门是否承担起了自身的责任。

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发展阶段,各个领域都存在一些矛盾。虽然矛盾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,但在法律框架内理性解决矛盾是法治社会的共识。无论如何,在公共场所采取极端方式伤害无辜都是不理智的行为,公众会因此产生极大的恐惧,且于矛盾的解决无任何益处。

但同时,相关政府部门也亟须反思,让矛盾最初的民众声音入耳入脑,多些耐心、信心,将心比心,始终将解决矛盾的路径归置于法律框架内,引导民众理性思考,许多矛盾在相对缓和的阶段就会得到解决。釜底抽薪是根本,扬汤止沸是末节。

探因 自称遭受不公正待遇

冀中星的博客显示,他自1999年起在东莞市打工。为了多挣点钱贴补家用,他用打零工所挣的钱买了辆摩托车载客。

2005年6月28日2时许,冀中星骑摩托车搭一乘客去东莞市厚街镇新塘村,途中遇警察巡逻查车。警车将冀中星追到厚街镇新塘村治安队门口。随后,治安队员冲上来用钢管对其进行暴打。后经医院诊断查明,冀中星腰1椎体爆裂性骨折导致完全性瘫痪,丧失劳动能力。

博客中还称,冀中星在被打致残后,犯罪分子没有受到惩罚,他也没有得到赔偿。为此,他多次上访却无任何效果。